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上)

2501

昆明文史資料選輯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八月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94,000

1982年8月第一版 198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 11116·72 定价: 0.82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范石生……………马伯周 (1)

南昌起义后

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严中英 (23)

回忆朱德和先父李鸿祥的交谊……………李光溪 (32)

云南起义经过纪实……………林毓棠 (38)

云南和平起义前后的金融管理简况……………邓佑权 (74)

国民党田赋征实史话……………陈开国 (78)

云南田赋征实的历史回顾……………赵和甫(宗煦) (95)

昆明中央银行血案目击记……………王 栩(112)

二十一条人命案发生的背景和善后处理

……………赵康节 (120)

云南商会史略……………陈子量 (129)

昆明“九九整肃”亲历记……………马伯周 (160)

国民党云南省行宪国大代表名录及选举闹剧

……………张廷勋 刘镇宇 (185)

解放前云南司法沿革及人事概略·····	李 襄	(203)
滇西松山地区抗日战役之回忆·····	陈一匡	(213)
五四运动在昆明·····	杨云谷	(225)
路南的“小五四运动”		
——记贪官许良安遗臭碑·····	曹森林	(235)
云南金矿开采史略·····	员鸿策	(241)
撒向人间都是怨		
——记昆明一九二九年火药大爆炸·····	张在川	(249)
解放前昆明的“花捐”和妓女的悲惨境遇		
·····	李志正	(255)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简介之（一）

人民胜利堂·····	张朝华	(261)
护国门·····	陈开国	(262)
圆通山唐坟·····	朱家修	(263)
云南讲武堂·····	高 飞	(264)
订正·····		(265)
勘误·····		(260)
附：《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目录·····		(267)

范 石 生

马 伯 周

一、范石生的青少年时代，及参加 辛亥革命、护国靖国之役

范石生字小泉，云南原河西县小街乡人（后该乡改属峨峨县，遂属峨峨人，即今峨山彝族自治县），生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农历五月初五日。先世以耕读为业。其父宗濬，字润泉，前清举人，授开化（今文山县）训导。石生自幼从父读私塾，稍长从伯父宗濂（字子泉，邑庠生，为邑名医）兼学中医。清末考中秀才。曾任普洱县立两等小学校长。后以李鸿祥世交关系，介绍至蔡锷部任文书职。一九〇九年秋冬之间，考入云南讲武堂丙班肄业。

该丙班生原定两年半毕业，继因云南扩充新军，中下级军官缺乏，乃从丙班生全部二百数十人中，挑选成绩优异者八十名，编为特别班，加强军事训练，提前八个月毕业，以解决新军部队缺乏下级军官的问题。范石生被选入特别班，后于一九一一年夏初（即宣统三年，辛亥），提前毕业。范在校期间，与朱德、杨蓁、田钟谷等四人，感情甚笃，结为金兰之交。

范毕业后，派至75标部作见习排长。旋转正为少尉排长。又升为中尉排长。辛亥革命前，随标统罗鸿逵调至临安驻防。同年农历九月九日，云南起义后，教练官赵复祥（后改名又

新) 驱逐了罗鸣逵于同月十一日在临安宣布起义, 即日率军袭蒙自, 蒙自关道龚心湛闻警, 即偕临元镇镇台孔庆堂由河口逃遁离滇。赵部进驻蒙自后, 适遇河口督办许德芬解来湖北协饷五十万两赴省, 被赵复祥截留三十万两入蒙自道库(即军械局), 于是引起了新军的兵变。当夜口令为“猛勇”二字, 全城居民, 关门闭户, 只闻枪声及呼“猛勇”之声, 直至天明后, 乃知新军为抢劫此项三十万两之协饷而哗变。当时范石生所率新军一排, 随赵复祥抵蒙后, 驻扎于西门外大街西林寺上侧的一个大马店中。后闻该店主人汤石珍述: “在蒙自打“猛勇”之夜, 有范石生一排人, 驻我马店中, 事先有同营士兵数人, 来邀约范排士兵, 同去抢劫元宝, 范排长得知后, 立即一面通知我将大门闩好、锁好, 一面集合全排士兵训话, 不许外出夥同抢劫。“范与汤坐谈通宵。当汤与作者谈及此事时, 盛称范石生当夜的处置得宜, 颇感叹其为人之光明正大, 至今犹令人怀念不已云云。

当蒙自打“猛勇”之夜, 范、汤二人在店中坐谈通宵时, 汤有独子名“元发”, 年方四、五岁, 时依父旁。范见此子, 聪俊伶俐, 甚爱之。乃商得汤之同意, 收为义子。后范在广州任军长时, 汤元发已十七、八岁, 初中毕业后家居赋闲, 遂函恳其义父要求赴粤从军, 范复函同意。但汤元发无力成行。因多年前汤读高小时, 与予有师生关系。值予将赴京、沪看两弟。元发商恳于予。予遂出貲相助, 于1924年秋间携带至粤, 面交于范, 此予初次与范晤面之原因也。直至1927年, 予赴桂投范时, 询以汤元发消息, 范答以此子已死于剥隘瘴疫也, 深为惋惜。

赵复祥因兵变出走江西, 省方急派罗佩金率李植生大队驰至, 处理善后, 将原赵部所属残余官兵, 仍带回昆明, 另行改

编。于是范石生随同返省，编入顾品珍部，升任上尉连长。

一九一五年，讨袁护国援川初期，范随蔡锷第一军入川，被编入顾品珍梯团任营长。后以屡立战功，提升为炮兵团长。讨袁成功后，由于滇军死亡将半，顾品珍部在成都整编，范石生的炮兵团被并编。原来顾品珍任第六师师长时，任范石生为参谋长。由于范与顾有矛盾，范乃离职回滇。有人问范：“为什么不干下去？”范说：“孺子不可教也”（顾在讲武堂任过教官，与范有师生之谊）。这话传到顾品珍耳中，于愤怒之下，电唐继尧说，范石生回滇，不要给他任何职位。”迟之已久，唐继尧终于委范石生为少将参议。接着，唐委邓太中、杨蓁为一、二两纵队第二次出川。范以少将参议名义，随邓出川。当滇军被川军驱逐回滇，至昭通一带时，唐下令撤销第一纵队，将原来的十六团等部队归还建制。时范石生已与邓太中回至会泽，适顾品珍发动倒唐之战，范乃乘混乱之际，率直属部队回到昭通，由金汉鼎部留在昭通的第四团要得杨钟弼一连，同到永善，再拉拢了十六团第一营长徐德，及在绥江的第三营长杨廷培，并同时扣留了第二营长华封治，遂宣布驱逐十六团团团长周怀植，而取代团长实权。范石生既抓到了十六团这个部队，乃自称定滇军后备军司令，此一九二一年春节前后之事也。

顾品珍回昆明当督军后，对范石生抓十六团并自称司令，颇为不满。幸得金汉鼎、邓太中大力维护，取消范之司令，另正式委以十六团团团长，拨归昭通警备司令蒋光亮指挥，范石生亦只得隐忍接受。一九二一年秋冬之间，范部调离蒋光亮后到宣威，剿办秃头樛子刘毛二等匪，自行成立新兵营，增加枪炮，扩充队伍。

唐继尧企图回滇复辟，顾品珍乃借北伐之名，委范石生为

先遣军司令，命其率部前往滇、黔、桂交界之江底、八达河一带（属云南一侧），构筑工事以防唐。适唐已由广西方面入滇，先遣军遂改为后备军，调回宜良一带集中待命。范石生经过陆良马街时，又抓得朱赓良第十团之刘定祥、马国忠两个营。此时范石生除了招抚来的刘正昆团摆在陆良马街不计外，在唐、顾混战时，范石生实已掌握了正规军六个营，另有山炮排、机枪连各一，及一些附属部队。

当唐、顾两军正将接触，范石生奉命集中宜良待命之时，顾迭命增援。但范为保全实力，及与顾有个人成见，不仅按兵不动，反而向曲靖方面撤走。致顾品珍在鹅毛寨被唐的招安军吴学显部支队长黄承柏袭击而死。

二、滇军入粤弭平沈鸿英叛变

顾品珍既死，唐继尧二次上台，顾氏部属除一部分投唐外，其余分为两路，一路由副总司令金汉鼎率领入川，另一路约万余人，由副总司令张开儒统率杨希闵、范石生等入桂。范石生任第八旅旅长，辖杨复光（后徐德）、杨廷培两团，并指挥第九旅朱世贵、朱润苍两团为左翼军，与杨希闵统率的右翼军，于一九二二年农历端午节前后，会师柳州，然后继续东下，向广东前进。

由于张开儒年事已高，头脑冬烘，不合时宜，加之提升亲信艾丹生为旅长，引起各将领不满。几经酝酿，并得到范石生等支持，推举杨希闵继任为全军总指挥。

杨就职后，率部抵濠江，一面派那博夫赴沪谒孙中山先生，表示愿率军入粤，驱逐陈炯明，拥护孙公。经孙先生详询滇军战斗力量及沿途经过情形后，欣然命孙科到澳门筹款十五

万元，作滇军开拔之用，并委任杨希闵为“讨逆军滇军总司令”。一面又推范石生、蒋光亮（第九旅旅长）为代表，访问广州，佯与陈炯明周旋，向陈说明，滇军志在回滇，求其援助。陈炯明正想利用滇军力量，统一广西，允许达到上述目的，再支援滇军打回云南，并慨然赠送了广东毫洋十万元，军服一万二千套，干菜若干船，特别对军官还送了白兰地酒。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五、六日，当陈炯明赠送滇军的物资载满船支，由师长刘镇寰、陈章甫亲送濠江劳军，船刚返防，杨希闵即誓师，宣布东下讨陈，部队立即行动，进占梧州，孙中山先生闻讯，即正式任命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陈炯明所部被迫向广州撤退据有东江惠州一带，滇军遂于一九二三年正月初二日，直入广州。

孙中山先生于二月十五日由港莅广州，设大元帅府于大沙头士敏土厂。滇军扩编为三个军，杨希闵兼第一军军长，范石生升任第二军军长，蒋光亮升任第三军军长。不久，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背叛孙中山先生，与北方政府勾结，接受“广东军务督办”伪命，突率所部由韶关袭击滇军总司令部，滇军奉孙大元帅指令出击，在白云山——瘦狗岭展开争夺战，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滇军虽死伤较重，还阵亡了八团团长潘宝寿等，终于迫使沈军退出韶关。但沈不甘失败，又勾结江西北军邓琢如第三师增援，直犯广州，利用火车头冲锋，攻势猛烈，滇军阻击于军田，顽强抵抗，七团团长杜心和阵亡，官兵死伤很大，终因全军士气甚旺，转败为胜，击溃了沈、邓两军。是役也，范石生指挥有方，所部特别出力，战功极其卓著。之后，沈鸿英虽再犯广州，激战于英德。滇军由于第一军打正面，有朱培德拱卫军参加，第二军范石生打右翼，第三军胡思舜（继蒋光亮为三军军长）打左翼，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把

沈鸿英等部击溃窜逃，在广州及其周围已无敌踪。在保卫广州的这两次战役中，滇军的英勇顽强，不减当年护国之役的战斗声誉。

沈鸿英既讨平，范石生兼任江防司令，所部占领了广东兵工厂，控制了税收机关。有关滇军枪械弹药补给，概归范氏掌握分发。后来范军回滇讨唐时，所部一万五千，人各三枪（步枪、十响枪、小手枪各一），在每支枪的枪柄上，均烙印“范”字。其声势已可概见。

三、范石生大花桥之战及其他

沈鸿英叛变失败之后，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先后云集于广东的军队，有滇、桂、粤、湘、鄂、赣、豫、晋、陕等各军，其中以滇军实力最大，为孙中山所倚重。

沈鸿英叛乱既平，陈炯明又突然反攻广州。孙中山乃派滇军二、三军分左右两路，向石龙方向前往堵击，范石生军居左路，到达增城一带，胡思舜军居右路，石龙车站为广州门户，而大花桥又为广九铁路的咽喉，战略地势极为险要，若大花桥不守，则石龙必失，而广州必陷。不料陈炯明派悍将洪兆麟先出重兵占领大花桥，再分兵进取石龙，孙大元帅闻警，急亲自督师克复石龙，并就地指挥大花桥之战。时有杨希闵军第四旅朱淮部属排长胡彦（后在某军任旅长，解放后在云南省政协工作）在博罗负轻伤，送广州就医，路过石龙车站，目睹孙大元帅悬出横幅大布标，上书：“有后退者，军法从事”字样，并闻击退洪军，石龙失而复得。范石生在大花桥左翼，形势孤立，有被歼灭之险；胡思舜军在右翼，中隔大江，无法声援，而孙大元帅在石龙得胜之师，又尚无消息，范军势甚危险，情急

中乃率全军蓦然反攻大花桥，鏖战半日，几进几退，双方争夺此桥，范军屡扑屡北，死亡惨重，大有溃败之势，范乃身先士卒，大呼“广州存亡，在此一举，我军存亡，也在此一举，望弟兄们发扬我滇军战斗的传统精神，随我冲杀！”于是士气复振，竟以刺刀肉搏，杀声震天，终于夺得大花桥，并一鼓作气杀退了洪兆麟敌军，而转败为胜，迳向石龙，与孙大元帅会师。是役也，范石生大花桥一战，既保住了广州的安全，又保全了范军的存在。第二天，广州报纸以头版头条大字登载：“范石生大花桥之战，有日本古名将风。”盖引用“昔日日俄之战，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战前对士卒号召称：‘日本存亡，在此一举。’”士气大振，遂一举而战胜帝俄。”的故事云云。

范石生在大花桥之战立了奇功，使广州危而复安。中山先生对范氏愈益倚畀甚殷，授以上将军衔。并亲书“功在国家”四字，下款署“孙文”二字，共计六字的一条直幅，和辉煌壮丽的一柄大军刀以赠之，用以酬庸，备极殊荣。后范以中山先生所赠之“功在国家”直幅放大，寄回昆明刻石立碑，树立于近郊大普吉附近其生父范宗濬墓侧，以示显耀。

从此范在驻粤各军中，声誉日隆，盛极一时，有“军中一范之称（范曾以范仲淹自喻），孙大元帅，每有事垂询，多躬亲就范。

厥后当滇、桂、粤……诸军合力围攻东江惠州时，孙令滇军出师，杨希闵、蒋光亮每以发饷为要挟条件，而范石生则适相反，每次服从调遣，且屡建战功。

某次，正当范氏奉令追击围攻陈炯明时，忽奉大元帅电令返部。范接电愤极。返广州后，趋车怒询大元帅：“我军将擒陈逆，而大元帅突下令召回，是谁下的令？是谁拟的电稿？”

中山先生一时语塞窘极。当时蒋介石在元帅府任上校参谋，颇得中山信任，睹此情况，乃起立答道：“此电乃部下所拟。”范举目一看，问：“你是什么人？你一个上校参谋，竟有偌大权力调我回防？”盛怒之下，即挥起手掌，打了蒋介石一记耳光，口中仍喃喃不已。孙见势，即来劝阻，将范氏拉开，彼此遂不欢而散。尔后蒋尝下气前往谒范，但求见范，均遭冷落。必在外面候至数小时之久，方得传见。而蒋只能面示恭顺谒范于烟榻之前。从此，已铸下蒋对范含恨的杀机。凡此种种，当时在粤滇军将士，大都熟知。

四、范石生回滇讨唐之役

一九二三年一月之后，范石生方得志于广州之际，乃于是年秋间，派人回籍迎其父母赴粤怡养。更主要的是想为乃父做大寿，并已做好准备，大肆铺张一番。意在扬名显亲，光宗耀祖也。当范父过昆申请过境护照时，唐继尧即立刻办好护照，送达范父。并宴请范父于五华山，而谓范父曰：“小泉予之学生也，同属云南人，愿与之携手合作。”盖唐继尧亦想利用范父笼络范石生，藉以扩充其实力。行前，对范父有所餽赠，意甚殷勤。不料路过开远时，有路警分局长施雨村（洱源人）者，为醉心于广州升官发财之地，苦于援引无人，目睹范老赴粤之机，意在与之同行，恳其提携推荐与范氏。故有意识的使之耽延一天，以便作好离职准备。乃藉过境护照之故，借口须请示上级，隔一天后，方能成行。不料范父正在吃饭，闻言即大发脾气，谓此事必系唐继尧有意刁难，当夜即气死店中。（施雨村叔侄，为作者旧交，曾先后为作者叙说过上述情节）范接电后，误认为是唐继尧之指使逼死其父，是不共戴天之仇也。又

想到其主帅顾品珍当年死于唐手，是公仇也。具此公私两仇，在其檄文中有所谓“海澜山枯，殆无一歇居之日矣”等语，遂决心返滇讨唐，对其父报仇雪恨。其实范石生是借报仇之名，而实际是想夺取云南政权，取唐位而代之。乃经积极准备，于一九二四年秋间，以“定滇军”名义，出师讨唐，至一九二五年春，率全军一万五千人，经桂境而进攻云南。

先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唐继尧为元帅。但唐以藐视中山，不屑受命。一九二三年春，中山在粤重组大元帅府，再请唐氏为副元帅，唐仍拒而不愿屈居中山之下。而正当一九二五年春，中山在北京病逝之际，唐氏忽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组成号称十万人的三路大军直趋广西。虽扬言前往广州视事。实际是假途灭虢之计。时值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已在讨陆（荣廷）、讨沈（鸿英），行将肃清之时，有腹背受敌之危，刚好范石生正由粤过桂返滇讨唐。李、黄、白等，乃一致联范合力驱逐唐军，并联名通电反唐。范并亲自草拟讨唐檄文。但此时唐军第二路军的第五军龙云部已攻下南宁，企图与向柳州前进的另一部唐军会师东下。范乃与桂军合击之。龙败退，据守南宁城中。范、桂两军正围攻之际，值唐军第三路军第二军胡若愚骤至增援。解围后，唐军二、五两军才相率撤回滇，范军跟踪追击之，方追至滇境江那（今砚山县属）二塘之地，被唐军反攻包围，大败范军。当两军交锋之时，唐军对范军有不少父子相呼，弟兄叔侄相唤者，加之范军官兵中因思乡心切，于是就呼唤而成营、成连的拖走者，连同阵亡者曷止数千。时范氏初败，尚余万人左右，仍可再图反攻，但范氏方以原派前敌指挥，杨紱对部属刚愎跋扈，引起部属戕杀于大战前夕，军心涣散，气势沮丧。战败后又误疑其师长徐德有投唐之嫌，遂在

大败之后，全军撤退剥隘。不料在剥隘复遭严重瘴疾，又死亡数千，乃退百色，再退平马（属广西田东县），从事休整。点验士卒，仅余四千余人，此一九二六年之事也。

五、范石生受编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及 与朱德合作反蒋

1926年范石生得粤桂系的支持，获得国民党中央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在平马休整待命，一切饷糈物资，均由广州发给补充，不久奉命参加北伐，于1927年7月，全军由平马出发，经邕、梧、三水、广州，再北上韶关，转达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城口待命，未几，复奉命于八月出发，向北推进，到湘南郴州集中待命。

范石生到郴州，看到蒋、桂两系各自扩张势力，各怀野心，大有一触决裂之势。正值宁汉分裂之际。自顾本身处境，目前虽隶属粤、桂系统，苟安一时，然终恐有冰山倾倒之日。欲改弦更张，转依蒋系。但又明知蒋氏必恨当年一记耳光之仇，何能容我？况我既非两系嫡系，将来终属两系的牺牲品，有何善局！因此徘徊歧途，筹思无策。忽侦得共产党人朱德等在南昌起义，震动全国，虽经过失败受挫，终有成大功之望。范转念与朱德既有讲武堂同学之好，又系金兰之交，更兼在护国军中有同袍之谊，彼此情若手足。此时意料朱德必流亡于赣南，或湘南、粤北之间。乃于当年（1927）10月某日，秘密派遣本军某团上校参谋长敬镕（字道容，即曩日陪同朱德一路来滇求学的小同乡，与范朱又属武校同学），飭其持函逕向上述地区务将朱玉阶跟踪访到，连同其部队偕同前来，以期彼此合作，共谋出路。

不料朱德亦因在赣南艰苦流动之际，得悉滇军范石生十六军驻节湘南郴州、汝城一带之消息，于是于1927年10月某日，率领残部，到达资兴一带，意在与范石生晤面，并求其援助。

谁知敬谿奉命初由湘南边区再到赣南一带寻找朱德消息，密访多时，始探悉朱德正在赣南崇义，大庾一带山区，困苦万状。追至崇义一带，又闻朱德已转入湘南资兴一带去了。敬再跟踪追至资兴，适与刚到资兴一二日的朱德晤面于军次。（按：据朱德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所记，在崇义县上堡时，范石生派来与朱联系的人是共产党员韦伯萃，与敬谿向作者所述，略有出入）朱、敬老友相晤大喜。敬出示范函。朱知范之对已实有心也。特别是知二人均相互有心于结合反蒋，更喜出望外。时敬在朱部起义军中目睹士兵时届深秋，将进入冬之际，还穿着南昌起义时单薄的短裤，褴褛的单衣。既无毯子，又无鞋袜，粮食供应不足，又缺乏蔬菜。弹药无法补充，平均每枪已不足五粒子弹。伤病员更无法医治。而全军残部，已仅余七、八百人。正艰苦万状之时也。

敬谿目睹此状，内心伤感。乃商得朱之同意，由敬先赶到邻县驻汝城之范部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处，告以奉范命密访朱德的情况，随即奔赴郴州报告范氏。敬走后，朱亦率领部分学生军，先驰赴汝城（朱与曾曰唯亦属故交）等待范氏，范获悉敬谿所报，立即率领部分官兵，赶到汝城。将近汝城时。命军乐齐奏，吹吹打打，进入城中，表示对朱德起义军的欢迎之意。迨与朱德晤面，二人热泪盈眶的紧握两手，大喜过望。当经一夜密谈，协商结果如下：

朱德化名王楷，即以王楷之名在本军使用。

委王楷为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百四十团团长。虽仅七八百人，仍照一团人编制全部补给。当时范表示给朱这样的职称，

还隶属于曾曰唯之下，实在对不起老同学，乃又聘王楷为十六军总参议，以便与曾曰唯相处。朱曰：“如此厚爱，感激多矣，惟我部在此，蒋介石迟早难免知道，”乃提出“我部虽仅七八百人，编为一个团，但求‘保持建制，不求补充兵额。如他日蒋氏知道，我们随时离开十六军，以便来往自主，否则带累老同学不好。”

双方协商同意后，次日范石生即集合驻汝城的四十七师全体官兵对王楷所率的起义军召开一个隆重的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的讲话，大意是：“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但外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欺侮，内遭新军阀蒋介石的黑暗专制，压迫剥削，使民不聊生，敢怒而不敢言……。我们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对外非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则非打倒蒋介石不可。今天我与大家宣誓，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有了蒋介石，就无我们，有我们就无蒋介石。”官兵听讲后，骇然私语道：“这位王楷长官，讲话如此气魄之大，真了不起……”（这些话是范石生的亲信随行副官孙开科当时在场所亲闻。现此人住车家壁省电业局所属的一个基层单位，已退休）会后范即请朱率部到郴州领一次发两个月的全团饷银和物资，范即趑趄返郴州。

范驻郴不久，值北伐结束。湖南何键不让客军（指范部）留湘，经电请广州陈济棠转饬范石生离湘。范接电后，大发脾气说：“何键不让我驻郴州，真是‘活见（何键）鬼’了”。旋奉令转移防韶关待命，范部经宜章、砰石、乐昌、转达韶关。除47师驻宜章，朱德驻黎铺头外，全军驻防韶关。此1927年11月事也。

当朱部在郴州得到范氏接济补充后，遂得重整旗鼓，兵心安定，士气大振。为上井冈山会师创立条件。范氏之力，实足